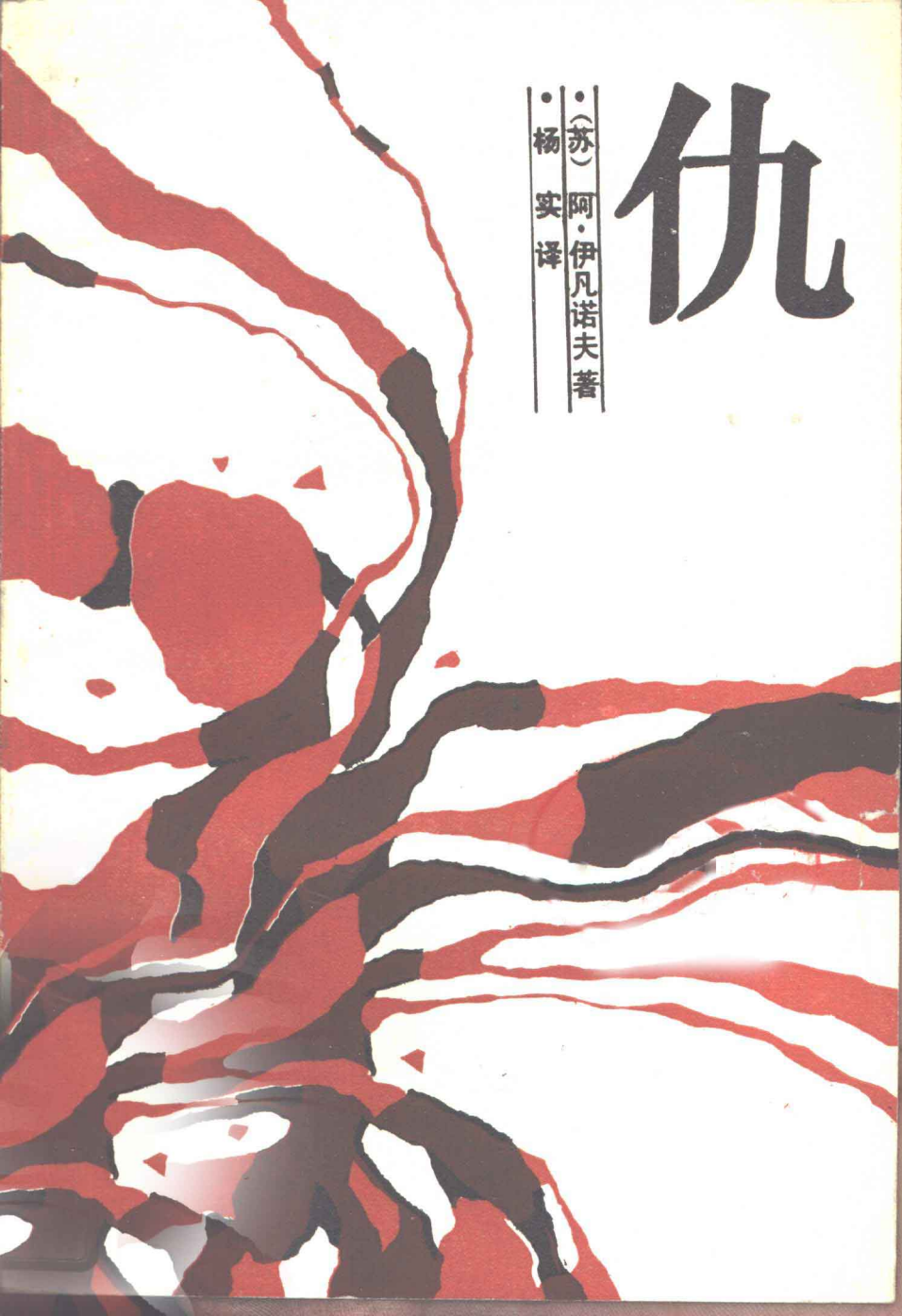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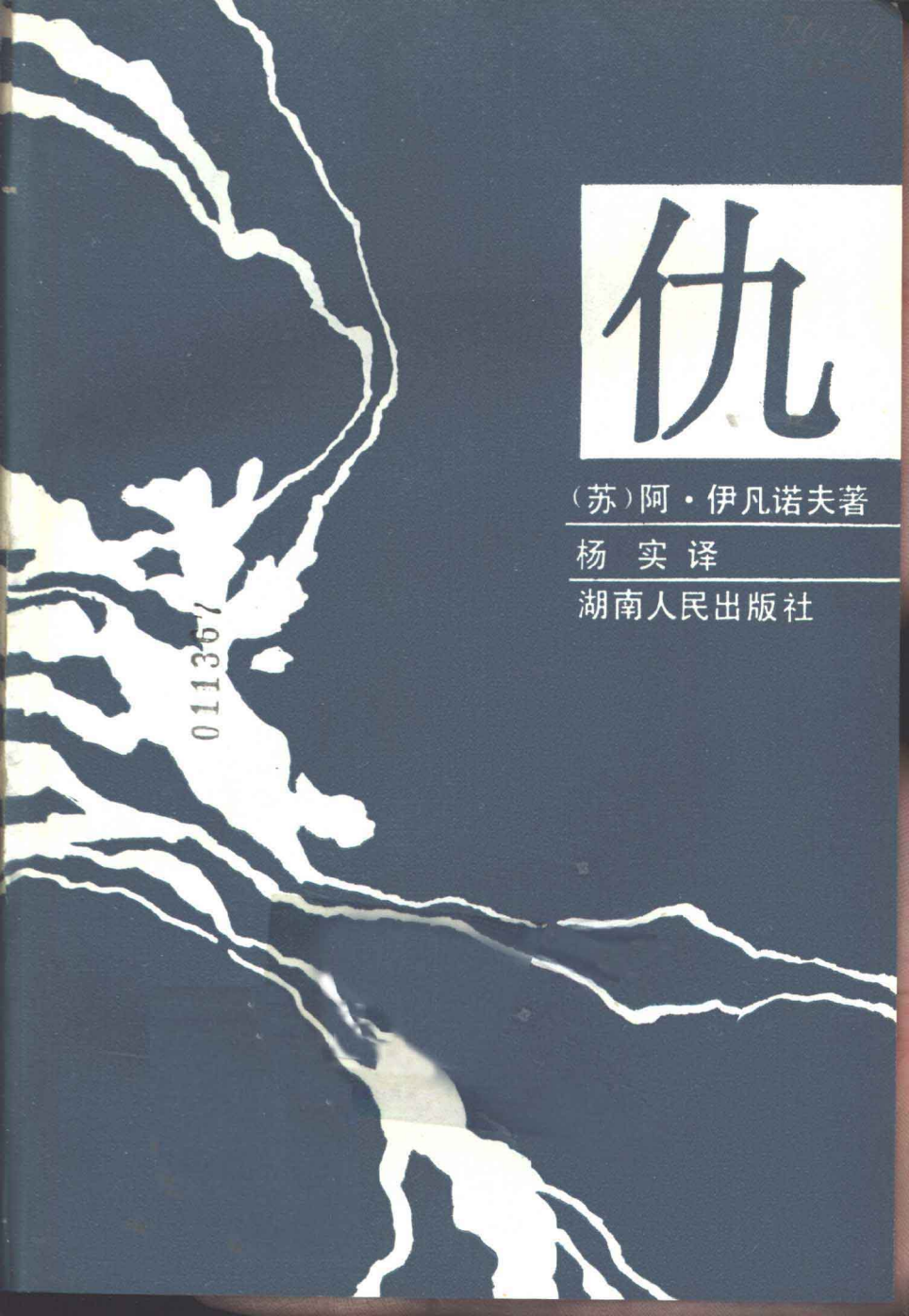


仇

• (苏) 阿·伊凡诺夫 著
• 杨 实 译





仇

(苏)阿·伊凡诺夫著

杨 实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011367

АНАТОЛИЙ ИВАНОВ

ВРАЖДА

据 РОМАН ГАЗЕТА №1/911/. 1981 译出

仇

〔苏〕A.C.伊凡诺夫著

杨 实 译

责任编辑：郭铸权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92,000 印张：9.75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0109·1976 定价：1.10元

作家与作品

不久前荣获列宁勋章的苏联当代有影响的作家A.C.伊凡诺夫(Анатол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Иванов, 1928——)早年毕业于哈萨克城的基洛夫大学新闻系,当过新闻记者和编辑。作家由于多年生活在西伯利亚,十分熟悉当地人民的生活和民情风俗,写下了不少描写这个遥远地区的佳篇。一九五六年,伊凡诺夫的短篇小说集《阿尔金之歌》的问世,标志着作家进入了多产的黄金时代。《牵牛花》是一部描写苏联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颇为引人注目。他的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正午影消》(1963)、中篇小说《仇》、《尘世间》、《永恒的召唤》等。

中篇小说《仇》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成功之作。它将读者带到了四十年前的俄罗斯的大地、沼泽、森林之中,带到了滚滚硝烟,哀鸿遍野的战争岁月。男人走上了反法西斯前线,饮弹喋血。女人在大后方经受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承担了一切。父兄的鲜血,丈夫和儿子的捐躯,并没有使她们

浸在泪河里。揩干泪水，咽下悲哀，她们用双手、智慧、力量，和侵略者、和险恶的困境殊死搏斗。本书的女主人公卡佳乃是千百万战火中苏联妇女之魂。《仇》书以明快的语言，曲折的情节，细腻的描写，歌颂了普通苏维埃人的英雄主义，讴歌了美丽、善良和无畏的苏联妇女。

今年，适逢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仇》书的出版是十分有意义的。全书译自苏联《小说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四月

目 录

作家与作品	(1)
凶手	(1)
顿卡之死	(9)
米莎被抓走了	(22)
打铁坊里发生的事	(27)
皮柳金家族	(31)
革命了	(41)
血海深仇	(51)
阵亡通知书	(63)
生产大动员	(75)
农庄主席	(85)
阿丽什卡	(98)
斯捷潘	(111)
新主席的第一天	(122)
噩耗传来	(141)

克色尼暴死之谜.....	(160)
卡佳的初恋.....	(170)
佩特罗凡求婚	(189)
帕什卡纵火.....	(206)
胜利日.....	(217)
卡佳结婚.....	(228)
斯捷潘回乡.....	(244)
姐弟重逢.....	(261)
玛丽娅的幸福.....	(275)
仇家结亲.....	(289)
绝望.....	(304)

凶 手

一九四四年闰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卡佳·阿法纳西叶娃家的六个小叫花中的老大——一个叫米莎的男孩子，用别旦式枪打死了从前线负伤回来的勋章获得者，罗马诺夫农庄主席阿尔特米·皮柳金。

黄昏时候，米舒哈来到农庄主席的屋前，用枪筒戳了戳小屋的底层窗格，窗棂上结了冰，室内的灯光映在窗棂上呈现出暗红色。结冰的玻璃裂开了，响声并不大，大块的碎片掉下来了。“谁在捣什么鬼？”皮柳金狂暴地吼叫道。这时他正和全家人一起吃晚饭，他掉转头来，一个纵身跳到窗前，弯下身子，向打碎了玻璃的窗格子伸出头去，想看清楚肇

事的人。这时，米舒哈瞄准他的脸部就是一枪，枪筒里飞出的铁弹把半个天灵盖炸碎了，肥大的皮柳金“轰”的一声栽倒在靠墙摆着的长凳的一端，长凳的另一头翘到天花板上去了，又“嘭”的一声，皮柳金趴在油漆地板上。一下子，皮柳金一家人——母亲费多季娅，妻子莉基娅，儿子帕什卡和九岁的女儿索尼卡——惊恐地哭号起来。

人们听到枪声跑过来了，他们夺了米舒哈的别旦式枪，而凶手则不必要捆绑，米舒哈刚刚十四岁。他象一只小猫一样蜷缩在墙边冰冻的雪地上。死者的儿子帕什卡象小狗一样低声嚎哭着，用厚棉鞋使劲地踢米舒哈。而米舒哈似乎对此毫无反应，没有回手，只是不时痛楚地尖叫几声，用冻得通红的拳头揩拭着脏脸颊上的泪水。

“放开我！我要打死这个流氓！我要揍死他……”皮柳金娜·费多季娅疯狂地咆哮着。她蓬头散发，神情恐怖，两个眼珠子鼓出来宛如马上要炸裂一般，她正在挣开拉住她的女人们的手。女人们抢脱了老太婆手里的粗铜杆，好不容易才拉住了她，把她推进屋里，那里躺着已经昏死过去的莉基娅。

“该死的，你着什么魔了吗？你怎么了？”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婆婆安德罗尼哈象一只黑乌鸦一样站在米舒哈面前，用拐杖指着他说。“唉呀呀，杀死了人呀，可就得吃官司，要坐牢的……”

“老婆子，走开点……你退远点。”安德农爷爷推开了她。老头子和他的妻子一样衰老枯瘦。“其他人也不要围在

11367
这里了，政府会来处理的……”

但是，现在罗马诺夫卡没有任何政府，谁也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四周都是女人的叫喊声和哭泣声。罗马诺夫卡是一个小村，总共只有一条不长的小街，而皮柳金家里可象赶集一样挤满了人。妇女、老头和老太婆在摆着皮柳金尸体的窗前走来走去。村里的小孩也跑来这里，远远地站在一堆，他们被眼前发生的事吓得连气都不敢出了。

村里的青年男子，除了农庄主席皮柳金和跛腿铁匠佩特罗凡·马克耶夫以外，再没有其他人了。不时有人收到前线寄来的阵亡通知，而其他的人呢，他们每周星期五等待着区里来的邮件。女人们怀着恐惧和忧虑的心情希望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在这场可恶的战争中还能幸存，希望他们能活到战争结束。当然，每颗女人的心经常被绞得隐隐作痛，她们心底蕴藏着另一种痛苦，可怕而无情的痛苦——突然，某个星期五，女会计员玛伦卡在一周一次去区邮局的时候，取回了那令人肠断的挂号信。每到这一天，大家一早就怀着恐惧等待女会计回来，不停地向村后隆起的岗峦张望，而每当从岗坡延伸下来的山路上出现了她的冬季的雪橇或夏天的马车时，每个女人的悲痛的心脏完全凝结了。

而今，罗马诺夫卡只剩下唯一的一个男子汉了。一个好铁匠，农庄的好管家，因此他也是最被惯任的酒鬼。每天早晨锻造炉发火前，他大口地喝几口酒以解宿醉。呆滞的眼睛放光了，萎靡的双手恢复了活力和力气，他整天干得出色，精力充沛，不断地用光手板拭擦额上的汗水，而汗水仍不停

地灌进他的眼眶里。可一到晚上，他又大喝自酿的甜萝卜酒，直到把喉管灌满。

事情发生的时候，马克耶夫不在被打死的主席家附近，也没有人想到他，谁也没指望他来，大家知道他一定躺在打铁坊里烂醉如泥了。佩特罗凡·马克耶夫在芬兰前线冻坏了一条腿，成了痠挛。他的老婆是一个轻佻的尚未生育的女人，她不甘愿和一个跛子一起生活，就到北方某地作事去了。正如人们说的，她是“挣大钱和觅新欢”去了。罗马诺夫卡的人记得，从这以后佩特罗凡就开始喝酒。夏天他通常在那间没有经过女人的手整理的，杂乱的，几乎完全破烂不堪的小屋里过夜。冬天，小屋烧不热，而铁匠又懒得把生活安排得舒适点，天气一冷，他就窝在打铁坊里不出来了，挨着暖烘烘的锻造炉搭一个铺，就这样睡到天亮。

但出乎众人所料，马克耶夫竟然来了。在忙乱和昏暗中谁也没觉察到他是怎样到皮柳金家来的，只见他浑身熏得黝黑象只乌鸦，勾着头进入室内。他是个高个儿，头顶几乎触着天花板，披着一件烧了许多小洞的短大衣，他肩膀宽大，敞开的大衣里面露出的衬衫也是敞开的，衬衫里面露出长着毛的胸部，胸部突鼓鼓地，象野兽的胸部一样，这颇有点令人害怕。其实他很善良，有求必应。铁锹、菜刀、小刀、弯刀、挂钩、插销以及各种各样的把手和钉子——生活上所需的什物还少吗？这些东西当时用钱都买不到。而他从不计较报酬的多少，只要送给他一些自酿酒和随便什么食物就行。人们常来求他，甚至邻村的人也天天来求他。他生活不穷，

白酒喝不完，但每当人们付给报酬，匆匆地道过谢，急急地走开之后，铁匠心里感到异常寂寞和空虚，他嫉妒地看着他们的背影，黑眼圈红得象锻造炉中的煤一样，但这种感觉立刻消失了。他那粘满一团团铁屑的下巴胡子笑了，又开始干起他那没完没了的活来。

马克耶夫走进室内，瞟了顿时静下来的女人们一眼，这时只有皮柳金的妻子还坐在炉栏内蜷成一团，在伤心地啜泣着。他漫不经心地笑了一下，就向死者走去。死者是趴着倒下的，现在仍伏在那里，头部的地板上流了一滩血。马克耶夫站了一会，慢声慢气地吐了两句话：

“转变了！这样……”

“什么——这样？！”费多季娅·皮柳金娜从床上跳了下来，推开正在喂她水喝的女人，玻璃杯碰翻了，摔了个粉碎。有些人惋惜地看着碎片，因为商店出售的器皿很缺。

“什么——这样，你这只离群的野狼？！现在我们可怎么活？怎么活？应该把阿法纳西叶夫一家狗崽子统统杀死！首先得宰掉卡佳这条母狗！她养了一窝毒蛇……”

佩特罗凡丝毫没留心她的狂叫和咒骂，似乎他根本没有看见她，也没听见她一样。他默默地转过身来，踱出门坎。

到了外面，他走到米舒哈面前。米舒哈身旁只有安德农爷爷一人。老爷爷不停地赶开象野兽一般凶狠的帕什卡。帕什卡和米舒哈是同年，他不时从女人中间钻出来踢米舒哈，而米舒哈只是偎依着墙壁，帕什卡又钻回人群去。

“这只黄鼠狼呀！简直是一只黄鼠狼。这可怎么办呢？”

疲惫不堪的老爷爷哑声嚷道。“女人们，把他带走吧！索尼卡，把你哥哥拉走。”

然而女人们站在门外，显得异常冷漠的样子，而九岁的索尼卡紧贴在阶廊边，恐惧地抽泣着。

“无论如何我要打死他，要把他打死！……”帕什卡噙着眼泪哭号着。“我这就拿大铁棒去……”

帕什卡果然想跑到什么地方去，劈头碰上了铁匠，马克耶夫用有力的手抓住了孩子的衣领，把它抖了几下：

“不用叫嚷，我这就给你大铁棒……”把他一下子就推开了。

铁匠在那里一声不响地站了足足一分钟之久，用又惊奇又带有歉意的神情打量着米舒哈，歪着脑袋看了看这边又看了看那边，仿佛要更仔细地看清楚这个还在流黄鼻涕的凶手。后来，马克耶夫怜悯地苦笑说：

“我本想收他来学打铁，想在他还未成年的时候就收他做个助手。一个人真不方便。”

“现在哪还能谈这些啊？！”安德农挥了挥干枯的老手说。

整日严寒肆虐，滴水成冰。傍晚时气温稍稍转暖，从山岗上飘来隐约可闻的蒿草香，这是天气转暖的可靠信息。山岗三面环绕着罗马诺夫村，在它那多石的陡坡上，除了艾蒿外，几乎没有生长任何其他东西。大风经常把山上的积雪吹到村中来，热天转冷和冷天解冻的时候，从山坡上送来艾蒿的幽香，清凉爽人，搅得农庄的公马不安了。

“而那个卡捷琳娜知道了吗？”马克耶夫又说了一句。

“那怎么会不知道，等等，也许……”安德农爷爷喃喃地答道。“自从埋葬了顿卡后，她整天躺着，一动也不动。”

阴沉的铁匠又缄默了，他伸出坚硬的指头抓住了一绺头发，把头发拉到下巴，痛苦地说：

“但既然是杀死了人……很快就会有警察来的……唉，你呀这个玩命的！怎么办呢，我得到卡捷琳娜那里去一下才行……”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早已点燃了许多寒星的夜空中响起了卡佳·阿法纳西叶娃的厉声呼叫：

“米——莎！”

似乎这喊声碰在山岗的峭壁上，没有找着地方冲过去又碰回来，掉落到铺满积雪的黑暗田野上。叫声还在激荡，而卡佳·阿法纳西叶娃就已跑到人群里来了。她系着一边高一边低的钉有补丁的裙子，穿着一件旧上衣，没有戴头巾，一副疯疯癫癫的恐怖样子。

“米——莎！”她又呻吟了一声，就在米舒哈的面前垂直倒下去，她抱着他的双膝，全身抽搐，倒在被人们踩烂了的冻雪上放声大哭了：“你怎么了呀？你怎么了呀……”

“卡佳，卡佳……由他……”小伙子咽着眼泪说：“你不要哭，卡佳，不要哭，由他……”

这些话似乎使她得到了安慰，她开始平静下来，在牙齿缝里嘟囔一阵，微微地颤动了一下，跪到了地上。

“小米莎，在雪地上会冻僵的……，走，回家去，家里孩子们都烤得暖烘烘的。”她从地上拉起啜泣的米舒哈，挺直了身子，大模大样地转向人群，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出呆滞的光芒，蓬乱的头发使她的眼睛里的这种呆滞的火星显得更为恐怖。

她这样站了好一会，向沉默的人群大步走去，人们向后退开，她就穿过这条人群的通道，牵着米舒哈向昏暗中走去了。

他们消失了以后，安德农爷爷这才舒了一口气：

“真感谢上帝。”

但是那些从来没见过杀死人的女人和老太婆都吓得目瞪口呆，他们也没有觉察他的话中的稀奇东西。

顿卡之死

事情是这样：从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起，卡佳·阿法纳西叶娃就担负起抚养六个孩子的重担了。最大的是米舒哈，那时十一岁。其他几个一个小于一个：扎哈尔六岁，科利卡五岁，伊格纳季三岁，佐伊卡和顿卡两个都是两岁。而她本人才刚满二十岁。

这六个孩子中，米舒哈、科利卡和佐伊卡是她的同胞弟妹。其他三个是斯捷潘·季霍米洛夫的孩子，斯捷潘和卡佳的父亲都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第一批被动员入伍，上了前线。

三个星期前顿卡突然害了病，全身象着了火一样发烧，迷迷糊糊地在破烂的薄垫子上滚来滚去。家里什么都没有

了，甚至连病孩身下垫的只是一件脱了毛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短皮袄——经过残酷的战争年代，家里一切都变卖了，剩在身边的只是这一群哭哭啼啼、满地爬滚的孩子，嘴里总是嚷着：吃，吃，吃。

这年秋天，冰封的土地上刚撒下一层雪花，卡佳就不得不把唯一的一头母牛牵到区中心的集市上去，因为冬天没有什么饲料可喂了，而这个从一九四二年春天起当上罗马诺夫农庄主席的阿尔特米·皮柳金不准他们割草。起初他对准备饲料之事总是置之不理，据说草料还够供上好几年，首先得给农庄的母牛割足草后再说。后来，又是割黑麦、收小麦，恶狠狠的主席一早就把所有的人统统赶到地里去挥镰刀，米舒哈和瓦西莉哈阿姨一起在转臂收割机上干活。经过两年的战争扎哈尔也长大了，他现在是往仓库运粮的大车把式。在家当家的是科利卡，他煮土豆拌甜菜叶子的稀糊糊，作嫩菜叶汤，给顿卡和佐伊卡揩鼻涕，看管着伊格纳季，不许他胡闹。

当白杨树上的火红树叶变得稀稀落落的时候，卡佳仿佛从迷糊的麻醉中苏醒过来，慌忙想起母牛的饲料还没有准备。一天天亮前，她推醒了米哈伊尔，给他手里塞了一把镰刀，自己拿了一把更长更重的大镰刀，他们没有到农庄的地里去，而是踏着冷浸的露水向河边走去了。

“米莎，我们割到日出吧！如果没有母牛，我们怎么行呢？……”

“卡佳，没说的……小孩子们不能没有牛奶喝呀。”